·拉美政治·

“蒙特西诺斯呼声”：西方殖民史上第一次内部抗议

·刘承军

内容提要　1511 年 12 月 11 日，在西班牙第一个美洲殖民据点圣多明各（今海地岛上的多米尼加首都）发生了一件西方殖民史上的大事件：安东·蒙特西诺斯代表岛上全体多明我会修士在布道中公开谴责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害和奴役，史称“蒙特西诺斯呼声”。这是西方殖民史上来自殖民者阵营内部的第一次正式重要抗议，“印第安人保护人”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把此事记录在巨著《西印度史》之中。这一抗议在宗主国引起极大震惊，并引发重要法理辩论。但是，这一历史事件及其涵盖的内容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关 键 词　蒙特西诺斯　拉斯卡萨斯　拉丁美洲殖民史　圣多明各

500 年之前的 12 月 21 日，人类近代史上发生了一件应该永垂青史的大事件，然而当今人们对它的了解、理解和记忆却远远地不合比例。

对于毫不知情的人们来说，2010 年上映的西班牙—墨西哥电影《雨水危机》（*También la Lluvia*）第一次在荧幕上再现了拉丁美洲反殖民史上两个重要人物——多明我会修士安东·蒙特西诺斯（Antón Montesinos）和被称为“印第安人保护人”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所以熟悉这段历史或眼光犀利的观众对此部电影格外看重，称这部电影是 2010 年度最好最重要的电影。

“蒙特西诺斯呼声”

简言之，1492 年，哥伦布带领第一批殖民主义者入侵美洲大陆。1496 年，西班牙人在曾被称作西班牙岛的当今海地岛上的圣多明各建立了第一个永久性居民点。1510 年，一批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从西班牙萨拉曼卡城圣埃斯特万修道院来到该岛。目睹本国殖民主义者暴行，日益产生强烈不满。拉斯卡萨斯在其所著《西印度史》① 第三卷第三章中这样写道：

此时多明我会教士已开始关注该岛天然居民所承受之悲惨生活与野蛮囚禁，注意到他们如何日益衰微，而占有彼等之西班牙人对此毫不理会，权当他们乃无用牲口。若一些印第安人死去，西班牙人仅为将失去下矿挖金与其他农场上使役之劳力而担忧；对剩余印第安人，他们并未施予更多同情与温柔，仍严厉、粗暴地压榨他们，使彼等于劳累中消耗殆尽。

1511 年，这批多明我会修士共同起草、签署了一份布道辞，决定利用布道的机会发起对殖民主义暴行的公开谴责。众人推举最有口才的安东·蒙特西诺斯做布道的主讲人。

这件事的经过被坚决捍卫印第安人利益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修士详细记录在他的《西印度史》中。

布道之日被选择在基督降临节期间的第四个星期日，即 12 月 21 日，离圣诞节仅 4 天，西班牙岛上的殖民者纷纷等待做忏悔，奢盼上帝免除自己年内犯下的罪孽，而这一天包括哥伦布之子迭戈·哥伦布在内的殖民者却听见了五雷轰顶般的谴责。如《西印度史》第三章所记载：

那日正该念诵《福音书》有关传教者圣约翰之一段经文：“法利赛人派人来问施洗者圣约翰‘你是谁’，后者答曰：‘我乃荒漠里之呼喊。’”

……

在开场白及略述关乎基督降临节之内容后，蒙特西诺斯便开始强调岛上西班牙人犹如生活于心灵

收稿日期：2011－11－02
作者简介：刘承军，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①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ed.), *Historia de las Indias*, Fundación Biblioteca Ayacucho, Caracas, Venezuela, 1986.

荒漠之贫瘠中，两眼漆黑。告诫其正行走于何等危险之天谴路上，毫不察觉，一直麻木沉浸在严重罪孽之中，并于此罪孽中缓缓死亡。然后修士转入正题，说道：

“我登上布道台正为告诫汝等，我乃此岛屿上，荒漠基督之呼喊，因此汝等最好认真聆听，且非一般认真，而是全心全意聆听；此乃一声汝等闻所未闻，从未料到之最新、最粗砺、最严峻、最令人恐怖、使人倍感危险之呼喊。”

根据《西印度史》记载，蒙特西诺斯接着说道：

此呼喊意味你们全体已犯死罪。你们生于此罪中，死于此罪中，因着你们对这些无辜人们所施行之残酷暴政。回答，你们有何权利，有何道理对印第安人实行如此残酷、可怖之奴役？你们有何权力对这些生活于自己宁静、和平土地上之人发动灾难性之战争，致使如此多之印第安人死亡、遭受从未听说之毁灭？你们怎样压迫与使役他们，不给他们吃饭，不给他们治病，使其陷入不堪重负之劳作，直至死去？难道不该说，为了挖出金子，你们每天都在杀死他们？……他们不是人吗？无理性之灵魂么？你们无有义务如爱汝等自己一样爱彼等么？

听完蒙特西诺斯的布道，在场的西班牙人惊慌失措，毛骨悚然，一些人以为末日审判已经来临。布道结束后，蒙特西诺斯和他的同道们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威胁，被强求在第二次布道中反悔。然而，一个星期后第二次走上布道台的蒙特西诺斯发出的是更严厉的谴责声。

关于蒙特西诺斯的生平，文字史料很少。他于1502年在充满了天主教改革气氛的西班牙萨拉曼卡城圣埃斯特万修道院加入了多明我会，1510年与这批修道士的代理主事佩德罗·德科尔多瓦（Pedro de Córdoba）等四人作为第一批该会修士抵达圣多明各。蒙特西诺斯本人一生坚持立场，到过波多黎各、委内瑞拉，1540年去世，死因没有资料记载。

“蒙特西诺斯呼声”代表了整个西方殖民史上来自殖民者阵营内部的第一声抗议。它的被淡化、被淹没、被遗忘并非历史的疏忽，而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包括坚决抗议殖民主义暴行的拉斯卡萨斯至今仍是“西方”仇恨的对象。电影《雨水危机》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历史现在进行时的意味。

如今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城的港口边矗立着一座蒙特西诺斯的高大塑像，他站在巨石雕成的布道台前，目光严厉深邃，左手高举至嘴边成话筒状，那声音从四野死寂的荒漠传出，至今日已经整整划过了半个千年。

责任感的优秀传统

“我乃荒漠里之呼喊”，此语所表达的，乃是一种责任：无论有无听者，无论有无回应，我必须呼喊。

拉斯卡萨斯正是这样理解了伟大的人权先驱——蒙特西诺斯和他的多明我会同道，也在同书中如此袒露了自己的胸臆：

首先作为基督教徒，再作为传布真理之修士，而受过洗礼仪式之修士们天命在身，必须做出上述举动。

因为当他们（殖民者。——译注）没有听到这些谴责之前，还以为上帝疏忽忘却，以为神法已被推翻，因为宣道者沉默着。

因为“天命在身”而不允许“沉默”。

在对蒙特西诺斯们的思想内涵、水准等做背景介绍、学术评论之前，尚需注意拉丁美洲优秀知识分子的一种宝贵传统。这一传统即compromiso，其动词原形本意为“卷入”、“冒险”，延伸之意为“践约”，或译为责任感。它源远流长，百用不旧。它来自印第安人的“集体”观念，来自基督教的原初“邻人”意识。

没有“责任”在身感觉的人，就是沉默者。蒙特西诺斯们开创了面对不公正绝不沉默、哪怕伫立荒漠也要呼喊的传统。“60年代”的墨西哥解放神学神父塞尔希奥·门德斯·阿塞奥（Sergio Méndez Arceo）喊出了“宁死也不做沉默的狗”，70年代的阿根廷女歌手梅塞德斯·索萨（Mercedes Sosa）唱出了“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将失音”。

正义感并不必然促成思想和理论。但是，历史上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其原动力均并非源自有闲之士的智慧，而发自对他人的恻隐之心。

就像19世纪推进阿根廷现代化的文人总统萨米恩托（Sarmiento, Domingo Faustino）给拉斯卡萨斯冠以“多余的仁慈”一样，从“右”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神话的19世纪的尼采认为：

罪恶感和责任感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中……从这里培养出最古老的关于精确性的认识，同样，人类最早的骄傲，人类对其他动物

的优越性也由此而产生。①

巨大的社会“现实”使聪明的现代人思想妥协与倒退。他们不能相信曾经有过更加接近自然的古代，不能相信人的本性中确实存在源自动物生灵、又高于动物生灵的原初之善。

拉斯卡萨斯与蒙特西诺斯的关系

拉斯卡萨斯的一生与“蒙特西诺斯呼声”关系密切。前者1502年抵达西班牙岛，八年之后，蒙特西诺斯等也登上该岛，至1513年拉斯卡萨斯参加赴古巴岛的殖民者远征，目睹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前，他们同处一岛。拉斯卡萨斯“觉悟”前，还曾被多明我会修士拒绝过接受其忏悔，因为他也没有放弃自己所“监护”和使役的印第安人。

关于拉斯卡萨斯是否临场聆听蒙特西诺斯的那两次布道，后来的研究者意见不一。但根据行文中的细节表述，似乎他不在场。但是，拉斯卡萨斯是以文字记载了这件大事的唯一中世纪史家；并因此，现今竟然有人怀疑500年前是否真的发生过那样一件超前的史实，怀疑“蒙特西诺斯呼声”系由拉斯卡萨斯杜撰，理由是那个年代西班牙国王已牢牢控制了美洲殖民地，不可能发生如此大胆的反叛。其实，更深层的理由是一种小人对伟人的猜忌。平庸的保守派不敢相信，在这个日益萎缩的世界上，可能出现逾越时代的奇迹。

关于这一点，后续研究者肯定了拉斯卡萨斯本人的可信度，承认他不仅重视第一手资料，而且“热忱搜集文本”②，并有机会接触哥伦布存书及皇家文件等重要文档。此外，历史还有幸留下了无可争辩的旁证。

在1512年3月20日由天主教国王费尔南多签署的一封给西印度总督迭戈·哥伦布的信中，我们读到：

据所有学者及我个人之看法，蒙特西诺斯之说法无有任何正确之神学根据，亦无有任何教规及法律依据。

国王还要求西班牙岛上的多明我会修士“勿再于布道坛上、下就此发言”③。

1512年3月，多明我会的阿隆索·德洛艾萨（Alonso de Loaísa）教长从西班牙布尔戈斯一连给其在圣多明各的全体下属写去三封措辞极为严厉的信件，其中写道：

整个西印度均因尔等之布道使反叛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致使我等及至全体基督徒均无法滞留该地……我于震惊之余不知将此事归罪于谁，除非撒旦以可悲之欺骗施以引诱。此外，尔等应该记得那条如此有益之教理……即宣教者于布道中进行谴责时必须持有之谦卑与平和，布道之理应以谨慎而非扰惑人心之方式道出……为避免日后再发生此等坏事，制止如此惊闻之发生，我以圣灵及圣规命令尔等……任何人均不得就此命题再做布道。④

“蒙特西诺斯呼声”不仅因拉斯卡萨斯的记载永垂青史，而且影响了拉斯卡萨斯的一生。拉斯卡萨斯在《西印度史》第三卷第79章中详细叙述了自己于1514年8月发生的第一次思想转变，即于15日天主教圣母升天节的布道辞中公开布道谴责对印第安人的奴役，并毅然放弃自己所分得的土地和印第安人，从此自食其力。他在行文中坦诚地描写了自己觉悟前的错误行为，明确提及“所闻、所感受到之西班牙岛多明我会教士宣讲之内容”影响了自己的决定。总体看来，他的改变是一个学习、观察和思考的诚实过程。

从此，拉斯卡萨斯成为“蒙特西诺斯”的朋友和一员。1515年，拉斯卡萨斯在圣多明各多明我会同道的鼓励下返回西班牙，向国王报告西印度的真实情况，并与蒙特西诺斯共同撰写并呈递了关于改良西印度事务的14项措施。至1522年和平传教试验失败后，拉斯卡萨斯加入了多明我会。

“蒙特西诺斯呼声”中的人权思想

在多明我修士的声音中，在《西印度史》通篇以及那个时代为印第安人辩护的话语中，自然法、人法、神法⑤等概念被时常提及。对法学史的探讨是本文力所不及的命题；简言之，这是一组源自古希腊、古罗马，并被中世纪经院哲学继承的伦理、法理概念和哲学思维。自然法的基础是人所普遍具有的理性，即人高于动物的根本；这一法则使人的平等具有了抽象概念上的原初依据。人法起源自古罗马处理罗马市民与帝国辖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法，也可以说是早期的国际法。神法包括神的命令（主要是《旧约》中的十诫等）和基督教教会

① 引自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

②③④ Ramón Hernández Martín，“Montesinos en la Cresta de la Ola”. http：//angarmegia. com/montesinos. htm

⑤ 即derecho natural，derecho de las gentes，derecho divino.

的种种教理、教规。所以，最后一条神法基本上是基督教视野中的概念。

拉斯卡萨斯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托马斯·阿奎纳为代表。托马斯·阿奎纳将法则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永恒法是上帝治理所有生物的根据；自然法是人类在永恒法中的“参与”，并可透过理性理解；人法属于实际法，只适用于人类；神法是上帝借经籍给予的启示。

可见，中世纪的法理观念给古代法理加上了上帝的神圣权威，中世纪基督教人士认为基督教扩大了基于奴隶制的古希腊平等概念的范围。

基于这些大法，托马斯·阿奎纳坚决主张人的理性来自神的恩惠，法律的根据只能是理性，法律必须具有正义性，恶法非法。

善恶、正义、永恒，这些起源自古代的中世纪观念一旦以神的名义再次出现，它们对信仰者的威慑可想而知。

而“蒙特西诺斯呼声”的地位在于其呼喊者将上述信念坚决彻底赋予实践，面对一个势弱如蚁的人群，面对时代、教权、王权、世俗敌人的巨大压力，唯有他们的行动拯救了上述概念的纯洁性。尽管随着美洲历史的发展，类似的实践将会遇到种种现实中的难题，各种复杂的辨析、思考将在历史进程中逐一浮出水面，然而他们的那一嗓勇敢的初音，划出了人类的高贵纯真与卑琐虚伪之间的巨大沟壑。

如果说美洲殖民史上第一次印第安人的正义反抗①爆发于当年的西班牙岛，西方殖民史上第一次来自殖民者阵营内部的重大抗议也来自这同一岛屿。

当蒙特西诺斯们宣布“汝等全体已犯死罪”时，他们反对的不是一人一事的恶，而是整个违“法”的侵略行动。所以，被他们斥责的侵略者控告“其言辞反对国王与国王对西印度所拥有之权力”。

当蒙特西诺斯质问：“他们不是人吗？无理性之灵魂么？你们无有义务如爱汝等自己一样爱彼等么？”他将自然法中的“凡人皆平等”之观念、中世纪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坚定不移地贯彻于被时代看做野人的印第安人身上。

他们的行为具有持久的象征意义。当永恒正义在历史上蜕变为“程序正义”后，当“法”演化为恶行的遮羞布后，回顾蒙特西诺斯们的行为，现代人好像听见了来自天籁的一声重锤。

如果不吹毛求疵，我们应该说，相对于现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古代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更高的普世价值。相对于英国的《大宪章》、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蒙特西诺斯呼声”是更早的、更彻底的人权宣言。“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即自然法的另一种翻译，不是资产阶级的发明，资产阶级无权炫耀。

近代种种人权法表述有两大软肋：一是“法律”；二是“财产权”。普世人权要依赖法律实现，这种理智的推论，美妙的说辞，在现实中成了藏污纳垢的后院。尽管“财产权”可以在宣言中以“追求幸福的权利”变相出现，但是，将来历不明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就否认了对历史上种种人权侵犯的追究。

在近代人权史上，从抽象的“天赋人权”到具体的人权有两种推定。一种是经验式的，以英国为代表，传统的习俗和法律，包括制度、社会地位、财产、利益等内容的既成事实都是推定的根据。所以，英国《大宪章》写明，此章程“延及子孙万代”。

另一种是先验式的，以法国为代表。尽管较之英国式，法国式更激进，但是，《人权宣言》第六条规定的“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以及第十七条规定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都潜藏着它的资产阶级本质。

法国《人权宣言》的蓝本是美国的《独立宣言》。这份以“人人生而平等”开头的18世纪末的《独立宣言》里，只有一处提到蒙特西诺斯于16世纪初捍卫的印第安人：

他（大不列颠国王）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而众所周知，印第安人的作战规律是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格杀无论的。

所以，古巴爱国者马蒂毫不过分地写道：美国人“无情地在他们的奴隶的背上签署自己自由的文书”②。

而且，历史似乎还在倒退，《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中的从诞生之日起就打折扣的“人”进而倒退成民族利己主义中的“本国人”。

---

① 16世纪初，哥伦布留在西班牙岛“圣诞节要塞”的西班牙人抢走并强奸、杀害了岛上的卡奥纳沃（Caonabo）酋长辖内的印第安妇女，酋长带领人冲进要塞，杀死了殖民者。此为美洲大陆上对西班牙殖民者的第一次暴力反抗。

② ［古巴］艾米里奥·罗依格·德卢其森林著，丁冬译：《何塞·马蒂：反帝国主义战士》，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29页。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杂文《战争》里就美国侵略伊拉克战争写进了一则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美国父子在电视机前对话的政治笑话："儿子问：'爸爸，他们将杀死很多人吗?'父亲答：'亲爱的，将被杀死的，你一个也不认识，都是外国人。'"

在描述美国要求废除死刑的电影《绝命调查》里，社会活动家不惜牺牲个人生命在造成死刑荒谬的现场教化民众——该国的现实却提醒说，感人的行为仅囿于国境之内。

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批多明我会修士乃至拉斯卡萨斯的思想都没有超出朴素的早期基督教人道主义，但当我们回听蒙特西诺斯那一声"他们不是人吗"，当我们目睹"人"的范围在帝国主义战略圈内、在"民族国家"狭隘视野内的缩小，更能感觉这一举动的重大。

"蒙特西诺斯呼声"对宗主国造成的影响

"蒙特西诺斯呼声"震动了西班牙朝野，引发了后来在宗主国的数次大论战，最重要的是1550年至1552年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的大辩论，辩论的主题是西班牙征服战争是否有理，是否可以奴役印第安人等重大命题。这在西方殖民史上是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作为"蒙特西诺斯呼声"的第一个直接后果，西班牙西印度事务院于1512年颁布了《布尔戈斯法》，除此之外所颁布的重要法律还有1501年的《给省长奥万多的训令》、1542年的《新法》、1573年的《关于发现的法规》，均可看做对来自美洲殖民地申诉的回应。

资料反映，拉斯卡萨斯、蒙特西诺斯等人有机会直接与国王面谈。拉斯卡萨斯措辞严厉的著述没有遭到出版阻拦。1536年，正值尼加拉瓜省长罗德里戈·德孔特雷拉斯（Rodrigo de Contreras）发起向中美洲的军事远征之际，拉斯卡萨斯在当地布道台上的慷慨陈词居然致使女王决定将远征推迟两年。1550年，巴利亚多利德辩论会上争议未果，国王宣布停止继续"征服"直至会议得出结论为止，此举被当代历史学家阿梅里科·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称为"西班牙人抵达的光荣顶点"①。

凡认真翻阅过塞维利亚"西印度总档案馆"资料的研究者无不吃惊于那个时代奇特的"民主"程度，人们发现除大量公开反对"宗教裁判所"和高利贷的陈述，还有直接点名指责"王室在新世界错误"的上报。一份长达109章专门反映印第安人待遇问题的呈报显然被西印度事务院仔细批阅过。大量教士递送的材料或直呈国王和西印度事务院，或通过拉斯卡萨斯转递。拉斯卡萨斯晚年居住在巴利亚多利德圣格雷戈里奥修道院的屋子里堆满了这类信件文书，他在《遗嘱》中要求将之按地区时间分门别类存放，以便"假如上帝决意毁灭西班牙，人们或可看到，因我等对西印度造成之毁灭，上帝之判决是公正有理的"②。

各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多重视角反映出命题本身的复杂性、特殊性。

日本学者染田（Hidefuji Someta）认为，中世纪的主题是基督教帝国，而不是民族国家利益。阿奎纳哲学在政治理论上统一了基督教共和国理念与现世共和国理念，主张王权来自人民。西班牙伊斯兰文明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长期并存局面造成了宗教与政治融合的传统气氛。因此，使基督教精神成为统治的依据是王室和宗教界耿耿于怀的情结。

身为疆域跨四海、"神圣罗马帝国"国王的卡洛斯五世，古罗马帝国的帝国政策也敦促他使自己的殖民政策戴上精神正义的面具，同时殖民初期的经济条件也使之具备客观条件。随着统一基督教帝国分化为民族国家，民族利益上升，政教日渐分离，情景不再③；于是在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里，17世纪的菲利普二世（Felipe II）就成了一个埋头于公文堆的"技术官僚"。

刘易斯·汉克在《关于拉斯卡萨斯以及西班牙征服美洲过程中围绕正义的斗争的研究》里引述多方学者的研究，提到了另一个视角，即延续八个世纪的伊斯兰文明因素，如他引述19世纪苏格兰政治家兼作家罗伯特·邦廷·坎宁安·格雷厄姆（Robert Bontine Cunningham Graham）写道：

佩德罗·德巴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④与卡洛斯五世说话的方式所具有的独立与民主风格

①② Lewis Hanke, *Estudios sobre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y sobre la Lucha por la Justicia en la Conquista Española de Améric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Caracas, 1968, p. 310, p. 196.

③ Hidefuji Someta, *Apología e Historia*, *Estudios sobre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Pontífic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05, pp. 43 – 51.

④ 西班牙殖民者，"征服"智利者。

应该是西班牙人从与摩尔人长期接触中接受来的，后者充分理解苏丹与一个沙漠里赶骆驼者之间的区别，但赶骆驼的从未忘记自己也是一个人，作为人，他与任何人一样都是亚当的子孙。同样，尽管巴尔迪维亚在所有的信笺上亲吻“天主教国王殿下神圣的脚和手”，这丝毫没有妨碍他气宇轩昂地陈述自己的权利。①

汉克在另一处写道，不可忽视一种重要的历史特殊性，即作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法学思想真正继承者的西班牙人所具有的法学思维方式；他同时指出“阿拉伯人统治西班牙时期的思想影响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他还在长篇注释中引述其他学者，提及被称为现代国际法缔造者之一的萨拉曼卡学派神学家弗拉西斯科·德维托里亚（Fracisco de Vitoria）思想与阿拉伯正义战争理论间的关系，关于伊斯兰神秘主义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关系。②

等待印第安人的回应

1511 年，蒙特西诺斯发出了“难道他们不是人”的质问，1537 年教皇在通谕中承认印第安人是人，他们有灵魂。

但是他们的灵魂，“从来没有被认真对待过……”③

1520 年，当被占领的阿兹特克人获准庆祝“青玉蜀黍节”以祭奠战神威齐洛波其特里时，“所有人，所有年轻的武士全心全意地整装待发，准备纪念自己的节日，以此向西班牙人显示，让他们惊叹，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一切”，然而，印第安人在节日中被屠杀——淳朴的自尊心遭受了侮辱，这个在侵略者史书里一带而过的事件，被印第安人细致写进了自己的秘录。

1521 年，墨西哥城被攻占，当四个印第安学者带着他们最珍贵的史书来投降时，西班牙人放狗咬死了他们——珍视的文化遭受了蔑视，而这个殖民者从未理喻的细节被印第安人记录在自己的史书中。

500 年过去了，有谁理解过那个于灾难前夜在墨西哥城内游荡哀叫的“哭女”④，有谁理解过阿兹特克王蒙特苏马欢迎科尔特斯进城致辞中的悲剧意味，有谁理解过被屠城的印第安人远望大神庙火光冲腾时的哭声里对“第五个太阳”陨落的追祭……

在影片《雨水危机》中，有一个小细节：

导演让印第安妇女将怀抱中的幼儿溺死于水中，以便免除遭受屠戮的灾难；作为群众演员的玻利维亚印第安妇女用克丘亚语交流着，不愿照作；导演连忙解释，这是很重要的史实，我将在你们把孩子放入水中的那一秒中立刻换上娃娃道具……妇女们最终也没有同意，她们用克丘亚语唱着祈祷般的歌一一离去。

她们的灵魂对于西方人永远是一个谜，500 年前是这样，500 年后仍然在等待着理解。

主要参考文献

1.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ed.), *Historia de las Indias*, Fundación Biblioteca Ayacucho, Caracas, Venezuela, 1986.

2. Lewis Hanke, *Estudios sobre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y sobre la Lucha por la Justicia en la Conquista Española de Améric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Caracas, 1968.

3. Hidefuji Someta, *Apología e Historia, Estudios sobre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Pontífic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05.

4. Enrique Dussel (ed.), *El Encubrimiento del Otro, Hacia el Origen del Mito de la Modernidad*, ABYA - YALA, Ecuador, 1994.

5. Ramón Hernández Martín, “Montesinos en la Cresta de la Ola”. http://angarmegia.com/montesinos.htm

6.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

7. ［古巴］艾米里奥·罗依格·德卢其森林著，丁冬译：《何塞·马蒂：反帝国主义战士》，北京，三联书店，1965 年。

（责任编辑　高涵）

①② Lewis Hanke, *Estudios sobre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y sobre la Lucha por la Justicia en la Conquista Española de América*, Universidad Central de Venezuela, Caracas, 1968, p. 196, p. 140.

③ Enrique Dussel (ed.), *El Encubrimiento del Otro, Hacia el Origen del Mito de la Modernidad*, ABYA - YALA, Ecuador, 1994, p. 176.

④ 墨西哥传说，西班牙殖民者到来前夕夜间有一妇女在城中游荡哭泣，被称之 la llorona，有一以此为主题的民歌。